

1103

嘉兴市

陈学昭纪念文集

CHENXUEZHAO CHENXUEZHAO CHENXUEZHAO CHENXUEZHAO

下着是美丽的

东韵

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陳學聰

(1906-1991)



陈学昭旅法一周年(1928)



1949 年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与邓颖超同志合影



陈学昭在阅读



陈学昭在工作室中(一)



陈学昭在工作室中(二)



1987年9月满觉陇赏桂时与茶农忆旧



陈学昭（第三排左起第五位）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与毛主席等合影



《延安访问记》封面



1924年在上海爱国女学

可贵的痕迹

陈学昭

当我拿起笔来写东西，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及一切——几种难过的疾病：患坐骨神经痛，坐硬板凳坐不住，但腰椎骨状生，必须坐硬板凳；双脚浮肿，需要捆在一块高、低斜的木板上——步请木工师傅做的——刚捆上木板，脚疼过一点，但捆上一息，这块木板就在脚底下滑，离去，我患糖尿病：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我的日子是这样过的，已经成了习惯！也正因为痛苦、难过。人生到处和何似，原是悲鸿踏雪泥。人生就是这样，留着可贵的痕迹。

陈学昭先生手迹

目 录

应是飞鸿踏雪泥——悼念陈学昭先生	范 泉(1)
留下的岂止是勤奋	何 其(3)
工作着是美丽的——悼陈学昭同志	薛家柱(5)
安息吧,学昭同志	黄 源(8)
献给陈学昭大姐	高 光(12)
试玉须烧三日满——悼我们的第一代作家陈学昭 ...	郑秉谦(19)
金秋十月的道别——献给我的师长陈学昭	嵇亦工(24)
悼学昭老大姐	冀 访(28)
美丽人生——记作家陈学昭	叶文玲(33)
真挚心声,永葆青春——怀念学昭大姐	荒 煤(38)
深深的遗憾——收到陈学昭绝笔前后	彭新琪(48)
秋天的怀念	张 雄(57)
桂花成实向秋荣——记我妈妈陈学昭	陈亚男(60)
怀念陈老	虞坤林(67)
送学昭再赴法国	景 宋(69)
访问陈学昭先生	全 衡(72)
春风里的思念——老作家陈学昭忆周总理	淑 芬(77)
20 年代的新女性——女作家陈学昭琐记	黄伟经(82)
著名女作家、文学博士——陈学昭	陆寿钧(87)
致学昭同志	丁 玲(93)
西子湖畔一红梅——访老作家陈学昭	严麟书(95)
忠贞不渝——张琴秋与陈学昭	陆寿钧(98)

人生的脚印	费淑芬(108)
陈学昭去延安前后——闪光的足迹	郭楚伟(110)
陈学昭的故乡情	朱敏贤、朱士江(113)
从潮乡走向世界的陈学昭	陈伯良(115)
访女作家陈学昭	庄月江(124)
陈学昭与鲁迅的一段交往	陈伯良(128)
在陈学昭家里作客	庄月江(131)
她的心声和坎坷之路——记当代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女士	邱 健(136)
我理解这种真挚的心声——《心声散曲》读后	荒 煤(143)
在审美提炼中表现平凡的生活——陈学昭《延安访问记》、《漫走解放区》	朱子南(147)
历史的记录	费淑芬(160)
一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形象纪录——读《陈学昭文集》	朱子南(164)
善良、真诚、坦荡的心灵记录——《陈学昭书简》前记	黄伟经(167)
淡泊、宁静、隽永	马 源(170)
雨后	(179)
赠答	竹 影(181)
有所寄——	(182)
听荻花	(184)
忆	(185)
女师大复校纪念游艺 昆曲——清唱——上场音乐	(188)
上海新时代的诞生	(190)
除夕夜别蕴姐登车	(195)

下关道中	(197)
巴黎的春	(198)
记者的道德	(199)
《时代妇女》自序	(201)
擦枪、白城子	(202)
呵！我有仇恨——并赠云裳	(204)
鲁迅的方向——在杭市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207)
生活并不如此简单	(210)
夜谈	(216)
无可比拟的支持力量	(219)
大“放”声中一小鸣	(220)
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容许动摇	(221)
故乡的潮	(222)
心声	(225)
可贵的痕迹	(226)
 陈学昭年谱	陈伯良编(227)
 陈学昭著译书目	(316)
陈学昭研究资料索引	(320)
 后记	(330)

应是飞鸿踏雪泥

——悼念陈学昭先生

□ 范 泉

本月7日,在南京召开的“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黄源老从杭州带来了一个不幸的信息:著名作家、中国作协顾问、浙江省文联名誉主席陈学昭病危!

昨天,终于读到报载,她已于10月10日凌晨,在杭州医院病逝,享年85岁。

我和陈学昭先生仅有一面之缘。但是从朋友那里,我知道她长期患了多种慢性病,其中最严重的,是腰椎骨增生和糖尿病。早在前年的时候,水谓亭兄就曾看到她把一颗一颗包着糖质的药片外衣,用小刀子艰难而耐心地刮着,刨着,等全部剥落以后,用温水饮服,一天服药三次,一次服药不止一颗,这要花费她多少已经是残留下来的生命的时间和因为长期患病而已经十分虚弱的体力啊!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她在今年8月,通过彭新琪同志,给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一部书,多么艰难地写了我估计可能是她最后的一篇文章:《可贵的痕迹》。她带着描述自己的口吻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人生就是这样,留着可贵的痕迹。”

文章给巴金老看了。巴老读着这篇几乎是绝笔的文稿以后,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她在法国巴黎的日子。巴老说,她的法语说得非常流畅;她为法国作家口译,迅速而正确,巴老学着她那部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用低沉但又感慨的口吻说:“一个人能够

工作着,那多么美丽啊!”

作为一位前辈老作家,陈学昭先生虽然久病缠身,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日子很难过,但是她却说,“已经成了习惯,也无谓痛苦、难过。”她一直毫不动摇地屹立着。从 1925 年起,她已先后给我们留下了长篇小说 4 部,短篇小说 1 部,散文 6 部,诗 1 部,翻译的小说、童话和回忆录 6 部。

她已经留下了可贵的痕迹!

10 月 18 日

(原载 1991 年 10 月 25 日《新民晚报》)

留下的岂止是勤奋……

□何 其

满头银丝,即便在室内稍稍移动几步,也是颤颤抖抖地;通常会在熟悉的朋友中诉说自己近来的病痛,甚至不免有些唠叨。但是,又有谁能相信,这位坐八望九的老人,每当端坐在写字桌旁时,竟然又会那样精神:将近一年一本散文集;即使是寄给别人一张便笺,也是书写端正,一丝不苟……得知陈学昭同志逝世的消息后,我找出了几年来她写给我的十几封信件,以及赠我的一本又一本的新著,情至深处,黯然神伤。

我有幸结识这位早在 20 年代开始投身文坛的著名女作家,是从她担任四届浙江省政协常委以后的事。当年,北京每每有全国政协的老同志来杭州,他们总要到学昭同志家中探望,通常由我任向导。走动渐频,彼此亦逐渐相知。我极少见到过像这样有声望的人物,待人会那样真诚,纯洁,毫不做作。在以往“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她也是这样“不设防”的。“你老是要运交华盖。”有些老同志帮她“总结”,她总要坚持说,当年在延安就是这样的,我在周总理面前从来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老同志试着校正她:那是总理啊。这时,她往往自我解嘲说:有时,我是太天真了。岂止只是有时呢,我曾经聆听一位 20 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前辈这样评说过她,陈学昭同志留学过巴黎,她到延安是很不易的。她真诚,甚至有些单纯。她吃过不少苦,但对党的赤诚之心终生不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昭同志得以舒心地履行一个作家的职责。这个来得有些晚了的机遇,也许就是她勤奋地工作着的原因吧。省委领导曾亲自过问了她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工作、生

活条件的改善。有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同志更对她关怀备至。一次,这位领导刚刚访问朝鲜归来,便给她捎来了金日成同志送的高丽参和清香扑鼻的大苹果。

老人有了窗明几净的工作室后,她就在那里忍受着痛风和多种疾病的折磨,不停地写作。难怪有位法国人士不远万里专程来到杭州,为撰写有关她创作的论文收集材料。

通过几年的交往,我还深深感到学昭同志非常富有人情味。她足足长我20余岁,每每当她得知我有些头痛脑热之事,就委托她的女儿亚男问长问短。一次,我心脏犯病住院,她要亚男送来水果、饼干、糖果。信上有关应如何注意健康的叙述,长长几页。她的一生艰辛备至,但是她待同志总是象春天一般温暖,虽然曾经有过过多的风刀霜剑指向她,但是她待人的初衷一直未改。

几年前,作家荒煤同志率全国政协视察组来浙。临回京前,坚持要去探望这位当年一同在延安聆听过毛主席就文艺问题所作重要讲话的老战友。我陪同前往。两位老人相见,叙旧话新,很是开心。学昭同志说要摄影留念,亚男为他们拍摄了多张。后来,学昭同志要我与她一起留影,我说,我们同在杭州,有的是机会,老人说,也是机会难得了。这样,我请她端坐着,我站在她身后,留了一张真正的纪念照。

此时此刻,我手拿着照片,凝视着学昭同志的眼神,仿佛又听见了她在勉励着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原载1991年10月25日《联谊报》)

工作着是美丽的

——悼陈学昭同志

□ 薛家柱

她永远闭上了眼睛，躺在青松翠柏和鲜花丛中，象是睡熟了。稀疏的银发下，依然是一张红润的脸，那样清秀，那样安详，如同灿烂的秋阳，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她太累了，似乎一时喘不过气来，要闭目养神小憩一下，然后再醒来工作。

很多人都读过《工作着是美丽的》，知道陈学昭的名字。我也是读了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才结识她老人家的，但那已是“文革”结束以后。老作家经历了两场劫难，已是古稀老人。但仍在狭小的楼上，日以继夜地工作，写出了一本本的散文集子。

每次走进她的小楼，听她轻声轻气地用沉重的杭嘉湖口音同我谈她的人生之路和创作历程，我都从心底产生由衷的敬意。在这位纤秀娇小的女作家身上，蕴藏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哟！使她能历经痛苦和磨难，仍能精力旺盛地写作不止。

她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孩子，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就熟读经史，因此她才会把自己名字陈淑英改为陈学昭，因为她从小爱读《昭明文选》。但她又不甘心做个旧式女子。7岁读私塾，9岁就进县立女子高级小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她于1923年毕业于上海爱国女学文科班，参与了进步文学团体“浅草社”的活动。就在这一年冬天，她看到上海《时报》征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她就写了一篇寄去，结果发表在1924年元旦新年增刊上，被评为第二名，第一次用“学昭”的笔名。从此，她走上了文学之路，成为我国

“五四”以来第一代女作家。1924 年她就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倦旅》。

怀着对自由和文明的追求,也为了探索社会和人生,陈学昭以自己积累的微薄稿费,于 1927 年 5 月赴法国巴黎自费留学。她在法国整整度过了七八个年头,既无公费可享受,又无家中接济,全凭她一个女孩子,靠给国内报刊写稿维持生活,终于在 1935 年初荣获文学博士学位。

这时,抗战爆发,年轻的陈学昭怀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毅然离开世界花园城市巴黎,回到烽烟遍地、哀鸿遍野的中国,投身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去。她先到重庆,两次辗转到延安,在文艺界抗敌后援会、《解放日报》和中央党校等单位工作。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位“五四”的女作家,法国的文学博士,一位“天涯归客”,最后投入了革命的怀抱,这本身的经历就十分生动。陈学昭在她的代表作《工作着是美丽的》里作了真实而生动的反映。她发誓要为党和人民奋发地工作。所以建国以后,她经过再三要求,返回浙江,深入生活,从事创作。一个从没打过仗的女同志,也带着枪去杭嘉湖领导土改反霸斗争;从没农村生活经验的她,也去龙井茶乡深入生活。她是那样虔诚地响应党的号召,那样真情地从事写作。可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位善良的女作家和老同志却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从此厄运连绵,整整沉默了 20 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作家虽然遭受了战争离乱、浩劫磨难,但个人的祸福荣辱,并未能改变她献身文学追求真理的初衷。正如她著名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她始终在执着地工作,真挚地追求。

近 10 多年来,她写完了《工作着是美丽的》续集;翻译了都德的小说和《噤一啪及其它故事》;编选出版了新写的和旧作散文集计有:《难忘的年月》、《天涯归客》、《浮沉杂忆》、《野花与蔓草》、《海